皇清経解

478
57

4.18
57

吳惠學士士端著

學海堂

仁
478
57

D
門
號
卷

春秋說

學海堂
吳惠學士士奇著

文
所錢
有
鉤
邦

莊公

二年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作郎

左傳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鄭伯公非謂鄭子也桓十三年公會紀鄭而敗齊宋衛燕之師於紀厲公之力居多故莊公次于滑而欲會厲公將謀救紀時實在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桓十五年櫟故辭公會宋衛陳于袁將納厲公入櫟代鄭仍欲納之十七年昭公弒十八年鄭子立

公羊傳其言次於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

齊師似與次郎爲一事
而左氏無傳志以存疑

公羊傳次不言侯此其言侯何託不得已也 本欲圍成托侯陳蔡

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左傳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宋師不整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

三十年夏師次于成 左傳作次于成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鄫而不能也 秋七月齊不言人降鄫

公恥不能救鄫也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穀梁傳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歟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 左傳亦稱諸侯杜預以爲大夫妄甚矣 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十有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丘遂次於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三月盟於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文公

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

襄公

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鄆公羊作合

左傳元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二十有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左傳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自衛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戊鄔邵封少水乃還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公羊傳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定公昭公二十有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二十有八年二十有九年公兩如晉次于乾侯皆非用師也故不

列於例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此哀十五年傳與此合然冠氏未詳）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葭公羊作瑕）

左傳十三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郎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郎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郎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畏晉曲盡形容故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杜預乃云齊侯輕故不成功陋甚矣）

十有五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公羊作邃蔭）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邃掔謀救宋也

易師之六四曰師左次无咎行師之法欲左背高故城濮之戰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背酅者右背山陵而師在其左故曰左次次猶舍也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雖非行師亦然昭公次于陽州次于乾侯是也一宿再宿不書過信乃書穀梁

曰次止也宿非止而何趙匡謂春秋書次皆舉興師訓次爲興失之矣一宿再宿不書者師無不宿之理故不書易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常不書失常則書趙匡謂經無信舍之文是不識春秋之義者也信舍乃行師之常又安得書於策哉穀梁曰次有畏也此以情言非以爲例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將伐晉也其畏晉也實甚矣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將伐宋也何畏之有故曰春秋無達例僖元年三國救邢之師皆諸侯也左傳有明文矣春秋之例君將不稱帥師未聞君在不稱師且三傳皆言諸侯在焉杜預泥於將卑師衆稱師之說而救邢之師又曰諸侯無所適從遂創爲異說乃云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以大夫而總衆國可也遂以大夫爲諸侯可乎趙匡信杜預而駁公羊曰接齊宋曹三國君實不在但使師救爾我不知所案者案何書而知三國君實不在哉又不知所云以師救者何人而名氏無聞也貶之歟抑卑之歟救邢義師也諸侯不往而顧使卑者往是時桓德未衰曷爲宴安若此且城邢與救邢皆師也傳皆曰諸侯諸侯皆使卑者惡在其能分災救患乎易曰師貞丈人吉丈人尊嚴之稱而以卑者當之其不然也必矣且次于匡經序諸侯次于聶北傳亦稱諸侯同一桓師前後不應頓異我是以知三國之師皆君也趙匡全無根據九攻三傳以伸其異說不亦妄乎莊三年公次於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先是桓十一年宋以賂而立鄭厲公因是多責賂于鄭而鄭不堪命遂與魯合故十二年魯桓再會宋公以平宋鄭而

宋卒辭平魯鄭遂戰于宋十三年齊與宋衛燕襲紀欲滅之魯鄭遂救紀而敗齊宋衛燕之師於紀紀之所以苟延數年而不滅者魯鄭之力也魯初與鄭盟于武父十二年又會于曹以修前好鄭伯又使弟語來盟皆在十四年則魯鄭之邦交可謂密矣十五年夏鄭厲公以雍糾之難出奔蔡昭公復歸于鄭是年秋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入居于櫟故魯桓於是年冬明年春夏三會諸侯而再伐鄭欲納厲公而弗克則魯之憯憯於厲公者不可謂不至也及十八年昭公弒鄭子立而春秋不書則魯之厚於厲公薄於昭公并無恩於鄭子可知矣及莊元年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莊公次于鄭之滑將會鄭厲公而謀救紀蓋以桓十三年紀之戰公後其期故經不書戰地而卒敗齊宋衛燕之師者厲公之力居多故莊公次于滑欲與之謀救紀時厲公在櫟而辭以難言已方在難何暇救人則傳所稱鄭伯者乃厲公必非鄭子也鄭子不見於經惟莊四年一書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所謂鄭伯者指厲公亦非鄭子何以知之子儀之守鄭僭夷叔之守衛故經傳皆稱子而不稱侯伯桓十八年莊十四年傳稱鄭子傳二十八年經稱衛子至莊十四年傳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春秋亦不書者子儀十四年在位而立於祭仲殺於傳瑕雖十四年攝行政事而未嘗一日爲君故不稱君而死無謚且其立及其死也不告於王故不書其所以不告於王者昭公以嫡立厲公雖以篡立而數與諸侯會盟征伐則知其立也必告於王及同盟之國而得列於諸侯故雖失國而經書鄭伯且不惟一書而已

出奔書入於櫟書遇於垂書子儀之立鄭無君攝也又不與於會盟征伐諸侯亦莫以爲君以此知其立也不告於王及同盟之國則莊四年經書鄭伯必非鄭子益明矣後世讀春秋者亦知之而不能明言其始終本末及其所以然故學者疑而未定愚特詳錄之以待後之學者考而正焉

桓公

十有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

左傳十一年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羊傳忽何以名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皆從子諸侯在喪公侯降稱子則伯子男降稱名卅卉貶也

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十有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穀梁亦云譏奪正也

十有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

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京相璠曰今平陽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縣東有二子廟謂之孝祠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辠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辠于天子也其得辠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伋陰齊屬負茲舍不即辠爾越走也屬託也天子有疾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莊公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十有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

二十有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公羊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眾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

閔公

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僖公

五年秋八月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梁（應劭曰道亭西平有梁亭安陽有江亭戈陽有黃城皆漢之汝南郡）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十年春王正月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二十有八年夏四月衛侯出奔楚六月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寗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衛侯先

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歜犬
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
公知其無辠也枕之股而哭之歜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
出奔晉

文公

六年冬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傳六年春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
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賈季狐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
也九月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
季奔狄
七年夏四月晉先蔑奔秦

左傳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
長君趙盾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秦康公送公
子雍於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長偏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戊
子敗秦師于令狐至於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宋司城來奔
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
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七年冬徐伐
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鄒陵登城見
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公止之
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八年冬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昭公之黨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郯伯來奔郯公羊作盛

左傳郯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郯伯卒大子以夫鍾與郯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郯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左氏據魯史作傳郯無史子而其父卒當君郯者其來奔也遂以諸侯逆之此實事也傳固明言非禮矣趙匡駁之曰未嗣位而稱伯名不正根據以意說經自趙匡始

公羊傳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十四年九月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公羊傳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凱叔梁亦云其日子哀失之也

宣公

十年夏四月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皋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十有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

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一作櫻傳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聞君薨家遣壇帷哭君成踊成三日五踊之禮第三日朝踊暮不踊去事之殺也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不待報故曰奔

成公

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

戚焉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十一年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

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孔疏鄭康成答孫皓曰凡自大刑之小宥之無出法案書流宥五刑則宥者流之非不出也若以周禮無放流之文卽云周無放臣之法舉不從待放於郊周臣雖三諫不從終是不蒙王放執文害意爲蔽何甚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

自其私土而出也左傳周公自出謂自私土而出也王者無外故曰自周無出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

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十有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宋魚石出奔楚（魚石出奔傳言冬經不書冬）

左傳夏六月宋共公卒秋八月葬宋共公蕩澤（司馬）弱公室殺公子肥右師華元出奔晉左師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決睢澨閉門登陴左師二司寇（向爲人鱗朱）遂出奔楚

十有六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鄢陵之戰公將往）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鄢陵）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

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一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請止行交而殺之我（犨蔑）而事晉（時蔑守宮）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十有七年秋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

無咎
牽　處守及還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盧而逐高無咎
無咎奔莒

襄公

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

十有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衎出奔齊　依公羊經文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怒於戚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及竟公使視宗告亡且告無皋定姜曰告亡而已無告無皋

十有七年九月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冬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皋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必逐之左師曰不如盍之乃舍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痩狗痩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二十年秋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二傳作光）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舅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其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庶其其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

重地也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厭逐鞅在十四年傳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六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使城著而逐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穀梁傳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大小敵也

二十有三年夏邾畀我來奔（畀公羊作鼻）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孟孫惡臧季孫愛之八月己卯孟孫卒（孟莊子仲孫速）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請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

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巳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公羊傳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二十有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傳衛甯喜專公悪之公孫免餘請殺之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公羊傳甯喜欲納公獻公曰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公子鱄不得巳而與之約巳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於河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昧音蔑剿也

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巳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

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二十有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二十七年夏衛殺甯喜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二十八年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反諸亡人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欒高陳鮑之徒介

慶氏之甲子尾袖楯擊扉三盧蒲癸臼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楯動於賁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

二十有九年秋九月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傳二十九年秋九月齊公孫竈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舉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三十年夏王子瑕奔晉秋鄭良霄出奔許

左傳靈王崩儋括儋季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夏四月

戊子儋括圍爲逐成愆成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
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鄭伯有耆酒爲寇
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
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
二十九年冬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
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予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
之有伯有將强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歸而飲酒秋七月庚子子晳以
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昭公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秋莒展輿出奔吳冬十有一月
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
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舉秦伯也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各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
納去疾展輿奔吳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
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
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
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八
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公子比
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公子黑肱出奔鄭

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
乘之國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而不能容其
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傳諸侯之會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皐之也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曾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公

公羊傳莒牟夷者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累次也相次而序謂之累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六年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玖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

八年夏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
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
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
子留夏四月辛亥（經書辛丑）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
君公子勝懼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殺于徵師）公子留奔鄭

十年夏齊欒施來奔

左傳齊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嬖於陳鮑氏而惡之夏
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
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賜遂見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
二子則皆將飲酒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
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銲率古講斷三
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齊有稷下館出地名）欒高敗又敗諸
莊（地名齊有莊嶽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

十有二年冬十月公子憖（公羊作整）出奔齊

左傳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憖遂如晉叔仲小南蒯公
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
如齊（初南蒯謂憖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憖許之）子仲（憖字）還及衛
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十有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
信子故處子於蔡子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
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

上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弱其翼也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於國或爲主於師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柩繼從以備不虞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

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爲質公請於華費遂將攻

華氏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

二十有一年冬蔡侯朱（穀梁作東）出奔楚

左傳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送葬者歸見昭子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君不亡是君也必不終十一月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二十有二年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二十一年入於宋南里以叛）

左傳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一夫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

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二十有六年冬十月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楚

二十有七年邾快來奔

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二公子奔楚楚子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

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師擾徐弗及遂城夷使其通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三十有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說而去之）

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

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案列女傳孝公稱者懿公之公非武公也懿公之兄子伯御作亂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將是所謂賊者乃魯公子則邾女爲魯夫人者乃懿之子則邾公子也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孝義保者魯孝公稱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保母臧氏之寡也

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爲著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懿公之兄子伯御作亂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將殺之義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

周憩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於魯自周反於魯

顏夫人者國色也叔術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

所爲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

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盱者叔術子夏父者顏之子皆顏夫人生有子焉謂之盱當讀斷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

夏父誅顏之天子死當是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

死吾天子誅君之子不立

穀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

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楚囊瓦出奔鄭

左傳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

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左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亘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子明祁之子溷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明年秋樂大心出奔曹傳先序於此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拔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十年秋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夏衛北宮結來奔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

鮑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舉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
先告子是吾舉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鮑曰無害子
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
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
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
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患之曰戍將爲亂十四年春衛侯逐
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夏衛北宮結來奔公
叔戍之故也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秋齊宋會于洮大
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
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見我我
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

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
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驅出奔鄭自鄭奔齊

哀公

四年春王二月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公孫翩射而殺之文之鍇殺翩故逐
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景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每朝必驂乘焉
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
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莫如盡滅之
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

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盡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十有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冬衛世叔齊出奔宋傳作大叔疾

左傳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脩焉喜曰

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左傳經文本作大叔疾益後人改從公穀經文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婿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婿竄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戍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

宣公

元年夏晉放其大夫夫肯甲父于衛

左傳文十二年冬秦伯伐晉晉人禦之於河曲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上軍佐臾駢曰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

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宣元年夏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於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何氏云士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三歲不得凶自嫌有臯當誅故三年不敢去　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穀梁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臯也

昭公

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哀公

三年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春秋亡國皆書滅諸侯去國皆書奔獨虞公亡國不言滅而變文言執賤之也紀侯去國不言奔而變文言貴之也蓋諸侯以道去其國者不言奔而言去大夫以道去其國者易爲不言去而皆言奔豈春秋大夫之出奔者皆非以道去其國者歟大夫以道去其國者有故而去則君使人道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其去也可謂從容矣奔者急辭從容而去安得言奔言奔者非以道去其國者也且三諫不從待放於郊臣曰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君曰子熟思夫子言未得其道今子不且留聖王之制無棄賢者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於郊必三諫者所以盡君臣之義待放者臣子辭思厚之至臣爲君諱不敢自言無臯謂臣有臯君當放流之也故無臯不稱放從容不言奔而春秋大夫之出奔也或以難而奔或以臯而奔或

以懼而奔或以逐而奔或以怒而奔或以伐而奔或以俠而奔或以讒而奔或以叛而奔或以放而奔皆非從容去國者故不言去而直言奔獨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傳稱貴之貴之矣曷爲仍言奔且所謂不義宋公而出者非宋昭公乃宋文公也文公鮑美而豔君祖母襄夫人欲通之宋飢鮑竭粟以貸襄夫人助之施將殺昭公杵臼而立文公鮑故宋子哀不義之而出是時殺械已成而子哀先去易曰君子行義不食也子哀義不食文公之祿也故春秋貴之而仍言奔者國有難而行亦非從容去國故宋司城宋子哀雖皆貴之而仍言奔者以此襄二十九年齊高止出奔北燕經書奔傳稱放且曰書出奔皇高止也然則書奔者皇之書放者獨無皇歟如其然則高止信有皇矣胥甲不用命陳招殺世子皇尤大於高止之專朝謂放者皆無皇哉且放者屏之遠方非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者也殛竄放流虞之四皇而說者猥與待放者同科失之甚矣或曰天下一家天子之臣不得言放豈其然乎春秋皇未定者稱奔皇已定者稱放高止皇已定未放而先奔故經書奔傳言放也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楚傳言王者無外故自周無出周公自出者自其私土而出其說近是而猶未盡焉國滅不言出無所出也叛而奔者仍言出曹會自鄫宋華向自南里皆自出也遲遲曰行汲汲曰奔遲遲而行者內有送外有迎汲汲而奔者內雖無留外必有受故皆曰出王子朝以篡立不容於內其臣逐之無援於外諸侯棄之遠而奔楚

以爲莫有受之者也故不言出襄二十六年傳稱孫林父以戚
如晉子鮮亦云逐我者出則孫林父以戚出奔晉明矣曷爲不
言奔而直言叛春秋之例惟聞以地來未聞以地往以地來者
來向我故不言叛而言奔以地往者往背我故不言奔而言叛
孫林父以戚如晉是以地往也與以地來者不同故直書叛以
正其辜焉爾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猶宋華亥向寧
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皆叛也公羊以爲叛得之穀梁謂自慶
者專乎慶也君實有上臣敢專之寧非叛乎稱公孫誠貴矣以
貴取之遂以貴專之安見其不以叛也公羊謂爲賢者之後諱
故不言叛則又不然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
善善及子孫斯言也蓋傳自仲尼之徒歟於是附會者遂謂賢

者子孫君子爲之諱則桀紂亦禹湯子孫曷不爲之諱哉文十
二年郯伯來奔傳稱郯伯卒太子朱儒以夫鍾與郯邽來奔是
以地來也當書郯朱儒以夫鍾郯邽來奔曷爲不書地而直稱
郯伯左氏謂魯以諸侯逆之爲非禮故直書郯伯以示譏既書
伯又安得書地未聞春秋有諸侯而以地出奔者也公羊謂失
地之君諸侯失國雖兄弟亦名不稱名似非失地之君又莊八
年齊魯圍郯郯降于齊師降者下之似非滅豈公羊據此而遂
以爲失地之君歟左氏所據者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孟子所謂
其事與其文也公穀二家不徵事不考文惟言義義在事與文
中舍事與文而獨言義往往失之昭三十一年傳稱邾黑肱以
濫來奔則知經文無邾非史闕文也經不言邾二傳皆有說後

人以其說而改從之杜預以爲史闕文左氏所據者史之文也何闕之有且左氏傳中有經傳皆與經合獨此傳與經殊我故知後人以二傳之說而改從之也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曹無史故曹羈曹會左氏皆無傳後人說春秋者遂以曹羈鄭忽並提而論則不然公侯在喪稱子伯子男在喪稱名鄭伯寤生卒於五月而忽卒於九月出奔世子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射姑卒於三年冬而羈於二十四年冬出奔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伯則曹羈非君也安可與鄭忽同例哉公羊以爲三諫不從而去之者大夫士去國見於禮及先秦諸子春秋不書去而書奔則曹羈與宋子哀同例公羊之說未必無徵一來奔一出奔皆貴之也兩存以待後之學者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傳稱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寧出其君孔子修春秋削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善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之尤悖者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而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哉又云不書名從告列國來告亂安得稱其君之名禮所謂諸侯失國名者謂出亡必告於廟故名傳稱衛侯奔齊及竟公使祝宗告亡告亡者告於廟也告於廟必告於王夫國受之先君先君受之先王故出亡必告豈獨告於同盟之國乎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七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八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莊公

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辠辠我之由夏書曰辠人

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

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

善魯莊公僖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

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使燭之武見秦君許之夜縋

而出見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
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
而儆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
去之

莊八年齊魯圍郕而魯爲主與信三十年秦晉圍鄭而晉爲主
其事同郕降于齊齊背魯而獨納郕與鄭服于秦秦背晉而獨
戍鄭其事又同魯慶父請伐齊與晉子犯請擊秦二君皆曰不
可其事亦同一書及一不書及書及者避不辭若云師齊師則
一稱人一稱師皆君也雖若不同而實同降猶下也郕既下齊
徹圍以退不戰而還故經書師還則秦晉圍鄭鄭既下秦函陵
氾南之師亦皆去之而經不書者內詳而外略也君子以是善

魯莊公亦必以是善晉文公可知矣善之則曷爲稱人人秦伯
不得不人晉侯也傳明言晉侯秦伯杜預乃云各使春秋之例
微者稱人曷爲人秦伯貶秦晉圍鄭故稱人預之妄若此
甥之國晉文之霸秦實有功焉自此秦貳于晉私與鄭盟而又
戍之君子謂秦喪師于殽實由於戍鄭遂變婿媾爲寇讐故稱
人以貶之晉文不從子犯之請而深念夫人之力且以爲因人
之力而儆之爲不仁則所以報秦德者不可謂不厚矣故我以
爲春秋善晉文公猶善魯莊公者以此郕同姓也而魯與齊伐
之何善乎魯莊鄭與晉郕與魯皆兄弟也徹圍以退一去一還
不亦善乎說者謂郕降於齊者郕爲附庸於齊也郕無史說者
何所據而知郕爲附庸於齊哉葢以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公羊

謂失地之君春秋亡國不復再見郟降之後七十三年而郟再見於經則郟國猶存未嘗失地亦不知滅在何年後人徒據公羊之說遂謂郟爲附庸于齊故經仍書郟伯爲此說者蓋見莊三十年齊人降郕公穀二傳皆謂郕乃紀之遺邑杜預以爲附庸由是遂謂降者降之爲附庸也春秋或書遷或書降或遷之或自遷或降之或自降而書法不同齊人降郕猶宋人遷宿郟降于齊師猶邢遷于夷儀一遷之一自遷明邢存而宿滅一降之一自降明郕滅而郟存學者合而觀之則惟左傳紀事爲可信凡史無文左氏皆無傳蓋無徵不信故不敢以異說亂經或以爲左氏紀事誕妄不足信始自趙匡南北宋諸儒從而和之於是學者胸臆臆測異說並興左傳雖存而實廢矣吾恐左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獨抱遺經力排異說非吾徒之責而誰責歟

僖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

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文公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沈潰

左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成公

九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左傳八年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兩唯字必有一誤前唯字當作雖

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穀梁傳其曰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叛君從楚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昭公

二十有九年冬十月鄆潰左氏無傳孔疏云公自二十六年而鄆潰季氏使之然至二十九年常居鄆是時公如晉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鄆之也昌爲鄆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莊公

十有七年秋鄭詹自齊逃來左氏無傳文三年孔疏云僖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囊七年鄭之會陳侯逃歸皆書於策十年厥貉之會廩子逃歸十六年溴梁之會高厚逃歸見於傳不書於策蓋例之潰逃在眾爲潰在君爲逃高厚不書者猶鄭詹見執於齊自齊逃來此爲逃四乃民逃非君逃也高厚雖有師眾止同逸囚之限不入逃例鄭詹獨書者逃來故書而賈氏復申以入逃例亦不安也廩子不告故不書

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佚也曰佚人來矣佚人來矣左傳齊人執鄭詹之信其計策蓋皆臆說或得之緯書

穀梁傳鄭詹鄭之佚人也逃義曰逃

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五年夏會於首止會王太子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鄭伯逃歸不盟孔疏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舅耋老而無冢適嗣其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無嫡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

逃其師而歸

公羊傳其言逃歸不盟者何鄭伯會而不盟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眾也公羊謂實不逃而言逃諱說也

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襄公

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鄬陳侯逃歸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經書十月圍陳十二月諸侯會于鄬而不言救）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衆散曰潰背衆曰逃潰者介衆也逃者一夫而已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春秋諸侯與大夫同書逃者言雖有師旅無異一夫賤之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高厚逃歸曷爲不書說者謂鄭詹被執自齊逃來是爲逸囚高厚雖非被執實懼晉執之而先逃當

入逸囚之例鄭詹逃來故書高厚逃歸故不書以爲不足書也且諸侯會而大夫盟政在大夫乃晉失諸侯之本始於雞澤甚於溴梁春秋謹而書之者豈非以其有關於天下之故哉高厚一夫之賤何足爲重輕而亦書於策乎或謂大夫奔逃執放並書曷爲獨高厚不書春秋大夫之逃非徒高厚也宣二年大棘之戰華元逃歸十七年斷道之會高固逃歸春秋皆不書則高厚不書又何疑齊欲叛晉先釋憾於魯故高厚歌詩有異志由是大夫盟而曰同討不庭正爲十八年諸侯同圍齊張本趙匡直斥其妄以爲左傳不足憑異哉鄭伯陳侯皆逃歸也曷爲鄭伯獨書不盟鄭伯獨書不盟者以後之乞盟而書前之不盟者何心後之乞盟者又何心易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既會

而不盟不盟而復乞鄭伯之志亂矣故春秋薄責陳侯而厚責鄭伯曷爲薄責陳侯陳鄰於楚楚之屬國久已背晉而向楚且朝夕之急能無往乎則鄭會之逃陳侯其何誅焉春秋事同而文異者必有微旨在其中學者不可以不察國曰潰邑曰叛春秋書國潰者三僖四年蔡以侵而潰文三年成九年沈與莒皆以伐而潰獨昭二十九年鄆潰非伐非侵且非國也曷爲亦曰潰左氏無傳莫知其潰之由或以爲季氏使之然或以爲昭公使之然者齊侯取鄆以居公實齊侯圍而取之則其潰而散也亦必季氏侵而潰之以爲昭公使之然者穀梁之說亦所以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則其潰而散也實昭公有以自取之非獨意如之辜獨公羊以爲君存故言潰僖二年下陽言滅虢公在焉昭二十九年鄆言潰昭公在焉故曰君存是時公如晉曷爲亦曰君存公之居于鄆也蓋四年矣其如晉也必有從其去鄆也必有守則亦猶之君存焉爾公雖無道惡不及民民之潰也必有潰之者非意如而誰魯春秋無文故左氏無傳明魯之史官爲意如諱也君子特書鄆潰蓋春秋之微辭歟或曰春秋一書梁亡一書鄆潰梁亡者梁自亡也鄆潰者鄆自潰也昭公惡得無辜哉然梁亡而秦遂取梁鄆潰而季氏取鄆則仍意如之辜也季氏取鄆曷爲不言鄆叛者下叛上也其辜在下潰者民逃其民何辜乎然則所以辜季氏而病昭公也夫何以知季氏取鄆（秦遂取梁見於傳季氏取鄆傳無文）

公居于鄆鄆潰之後不復言鄆皆書公在乾侯以是知季氏取鄆也不言叛而言潰我故曰春秋之微辭

隱公

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

左傳十二月眾父（眾父益師字）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孔疏云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也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癸巳叔孫婼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時公在外成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脹卒於外而亦書日者實公不得與斂非不欲臨喪故亦書日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敖出奔於外而亦書日者以其子惠叔奬請於朝敦公族之親崇仁孝之教恩實過厚故書日也其薳柔溺等皆卿死不卒者皆不以卿禮終者斂

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何注云所見者謂昭定哀大夫卒有舉無舉皆日錄之所聞者謂文宣成襄大夫卒無舉者申季孫意如卒是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大夫卒皆不日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楊疏云何休謂益師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

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左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孔疏云喪記曰君於大夫大斂焉君臨之檀弓曰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弔喪問疾人道之常例皆不書

穀梁傳隱不尊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傳冬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
因以爲族公孫以王父字爲氏故有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公孫以王父字爲氏
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姓姬氏曰有呂與賜姓曰姜氏曰有虞四岳國賜姓曰姚孔疏案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
賜之姓至胡公始姓嬀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姒氏曰陳同也姓者生百世不改族者屬各自立氏傳稱子
氏曰陳同也姓者生百世不改族者屬各自立氏傳稱子
皆氏華臣氏皆謂家爲氏氏族一也禮記謂之庶姓者始
祖爲正姓亦氏族之別名蓋爲卿乃賜族魯
祖爲正姓亦氏族之別名蓋爲卿乃賜族魯
祓鄭宛及魯之黶柔溺皆未賜族故單稱名若夫士會之
祓鄭宛及魯之黶柔溺皆未賜族故單稱名若夫士會之
帑留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者爲王孫氏知果自別
其族爲輔氏皆身自爲之非君賜也諸侯以字爲謚讀斷杜預誤讀因以爲族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公子展之孫遂
以展爲謚因以爲族否則請謚
與族曷爲但賜族而不賜氏也
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穀梁傳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
故貶之也
九年三月俠卒左傳作挾
公羊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俠者所俠也漢有所忠蓋俠之後廉信謂所非氏失之弗大夫者隱不
爵大夫也隱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
莊公
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
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
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
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卽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庸猶庸庸無節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飲之無傑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歟曰然季氏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僖公

十有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茲公羊作慈

公羊傳其稱季友何賢也公孫茲者公子牙之子叔孫戴伯也

穀梁傳大夫曰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文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十有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十有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穆伯之從己氏也入年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魯人立

文伯（傳所謂穀也食子）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二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請立難也（傳所謂難也收子）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

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

宣公

五年秋九月叔孫得臣卒（公子牙之孫莊叔）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已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傳有事於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此問非說見後）貶易爲貶爲弒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皋於子則無年

穀梁傳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左傳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成公

四年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十有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戰國衛南文子者子南之子猶魯仲嬰齊者仲遂之子皆子以父字爲氏也豈必至孫而後以王父字爲氏哉公羊創爲以孫繩祖及以兄爲父之論大亂人倫不可以不辨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於是遣歸父之家歸父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反命乎介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是時魯之爲政者季孫行父也非臧孫許宣言於朝者亦行父也非諸大夫公羊未得其

實故刪去之

穀梁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十有七年十有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嬰齊之子叔老叔老之子叔弓

左傳十七年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聲伯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卒

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據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案左傳公會晉過鄭是時子叔聲伯從公未聞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案左傳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公還待之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公許之反爲大夫案左傳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璵玭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擢不敢占也還自鄭至貍脤而占之且日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葬而卒歸至於貍脤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

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經書十一月公至自伐鄭嬰齊卒在十月其地未踰竟也

襄公

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孔疏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於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劉炫又引記云君既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

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十有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叔老字齊子

二十有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速卒

左傳孟莊子疾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立悼子紇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而廢公鉏彌也不云坐而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

三十有一年秋九月己亥仲孫羯卒

左傳秋九月己亥孟孝伯卒

昭公

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伯去叔孫氏避僑如之難而宿焉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僑如魯人召之不告而歸宣伯通於穆姜豹知其將爲亂而先避去歟案成十六年秋七月公會諸侯伐鄭次於鄭西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是時宣伯猶在魯也及冬十月宣伯奔齊而豹先在齊久矣豹先在齊子叔聲伯何由使豹請逆於晉師哉十六年秋伐鄭傳稱諸侯經書齊國佐在師故聲伯得使之豹雖去魯非背叛之臣不忘宗國爲魯請逆義也合成十

六年昭四年傳觀之則先儒服氏之說信矣魯人召仲
豹必在成十六年冬杜預之說妄甚後之學者詳焉既立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
而從我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叔孫歸未
逆國姜公孫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蒲
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殺孟丙而逐仲壬奔齊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
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竇饋
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
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七年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傳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

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衞惡之衞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
衞地三家皆如魯地降婁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衞君乎
魯將上卿秋八月衞襄公卒冬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
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同
始異終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
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
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洩事乎二月
癸酉禘叔弓洩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

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大夫祭日賓尸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二十有一年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哭日食有傳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癸丑叔鞅卒穆伯弓之子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

二十有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婼公羊作舍

二十有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叔詣叔輒之子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爾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孽也詣二傳作倪

五年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叔孫婼之子叔孫成子

左傳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玉藻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注云尊者尚徐接武跔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間容迹是君臣步不同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公山不狃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大夫卒先君之子稱公子時君之弟稱公子公弟之子稱

公孫公孫之子則稱氏如臧孫季孫叔孫仲孫皆其氏臧孫出自孝三孫出自桓其餘稱叔仲不稱孫以別於三桓之後也又有同名而異氏者公弟叔肸之子公孫嬰齊仲遂之子仲嬰齊肸出自文遂出自莊兩嬰齊皆公孫也故異其文以別之說者遂謂仲嬰齊爲其兄歸父後歸父奔齊無後於魯故以仲嬰齊後之以弟後兄亂人倫之序且父字仲其子遂以仲爲氏不必其孫始以王父字爲氏也故衞有南文子者子南之子猶魯有仲嬰齊者仲遂之子此非皆子以父字爲氏者歟君賜之族則稱氏公子遂生而賜族故卒稱仲遂公子友生而賜族故卒稱季友說者謂稱季友者賢之稱仲遂者疏之季氏而友名何賢之有襄仲之卒也既稱公子於前復稱仲遂於後合之則爲公子仲遂猶公子季友也乃謂一賢之一疏之不亦異乎仲遂不卒者也曷爲書卒遂乃貴戚之卿且宣之於遂也其恩厚矣何疏之有古者大夫聘問必以遭喪之禮行故聘使既入竟而卒則有以尸將命之禮仲遂如齊有疾而復非禮也故書復以示貶禮卿卒不繹有事於太廟仲遂卒而繹亦非禮也故書繹以示譏一譏一貶特假仲遂之卒以垂訓後人焉又安得不書其卒乎然則曷爲獨卒公子遂而不卒公子翬翬於隱之篇兩書翬帥師而不稱公子春秋貶之者疾其專以其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乃於桓之篇獨稱公子以譏桓則弒君之辜歸焉矣惡乎歸諸桓或謂翬未弒君而先貶爲太早以駁公羊吠勁之說此不達春秋之義者也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春秋辨之早故先貶之於未弒之初且遂之殺惡及視也其事顯故季孫行父叔孫得臣皆得與聞而爲之黨翬之弒君也其事隱故惟桓知之餘人莫得聞春秋獨於其事之隱者而先辨之此履霜之戒也孰謂貶之太早哉仲遂之卒以事而書此春秋之所不卒者以事而卒之也如其無事則亦與翬同不卒而已春秋之例夫豈一端此不卒者而以事卒之乃與不卒者等則卒遂不卒翬又何疑大夫喪當祭必告古禮也或謂祭尚誠一君當祭大夫喪不以聞祭畢而後聞爲此說者蓋不知古之人重死弁之恩情而視其臣如草芥者也當不知古君臣股肱心膂一體之義乎祭聞大夫喪去樂卒事不獨叔弓涖事爲然凡大夫之喪皆然

故傳言涖事而經不書惟書叔弓卒以此春秋大夫出奔不卒弒君不卒出奔不卒其位絕也弒君不卒其臯大也雖然例之中猶有義焉出奔不卒而卒公孫敖以其有後也有後故歸喪歸喪故書卒弒君不卒而卒公子遂以其有事也有事故如齊如齊故書卒翬惟一見於桓之篇莫知其死在何年蓋安居無事而死於其鄉之位恩雖厚禮雖隆君子仍削之而不卒可知矣然則公子慶父有後者也曷爲不卒吾所謂有後者謂其有賢子足以蓋前人之愆且赦之臯不及不祀特以其子之毀而請故追書其卒以加恩魯秉周禮此非禮之存於策者哉共仲之臯尤大於公子牙故春秋卒牙而不卒慶父是時季友秉國皆爲之立後非禮也

隱公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大衍厤二月己亥大三月己巳小日食杜預造長厤推此

己巳乃二月朔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在後也日食必在朔在前在後日官失之公羊之說甚明蓋傳自仲尼之徒也

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故日食在晦　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壞食者內壞闕然不見其壞有食之者也

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壞皆言傷徐邈亦作傷襲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曰風作穴出土皆曰壞○孔疏云日食者月掩之也有雖交會而不食或有頻交而食自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惟三十二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一月晦日頻食案漢書本紀高祖即位二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之法也則日有頻食之法也

桓公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大衍厤七月癸亥小八月壬辰大朔日食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穀梁云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長厤推是年十月庚午朔日食大衍厤十月庚子大十一月庚午小朔日食

左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莊公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長麻推是年三月癸未朔不
四月癸未小五月壬子大 入食限大衍麻三月癸丑大
後世麻家推驗精者不過 十八年三月古
今算不入食限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
朝日

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大衍麻閏
六月辛未
大日
食

左傳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
常也 杜預以長麻推是年實七月辛未朔
一行以大衍麻推辛未乃閏六月朔 唯正月之朔慝
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凡天災有幣
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文十五年傳曰有食之天子不舉
伐鼓于社然則鼓于社者天子之

禮而魯用之失
等威之道矣

公羊傳曰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
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

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
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
門士擊柝言克其陽也

二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大衍麻十月庚
午大日食長麻

是年閏
二月

僖公

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大衍厤三月辛未小五是年閏二月

十有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長厤五月壬子朔不入食限大未小衍厤四月癸丑大日食五月癸

文公

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大衍厤二月甲午小三月癸亥大月非禮也孔疏漢書律厤志文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日食長厤閏三月傳曰於是閏三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今三月即置閏太在前朴預謂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則閏當在僖末年而於今年置閏太在後大衍厤是年閏十二月

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宣公

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長厤七月乙未朔甲子乃三十日皆不入食限大衍厤閏五月丁酉小七月甲子朔日食推公說日長厤自僖十二年至文元年五年一閏者二四年一閏者三失三閏焉又自文十六年至宣十年四年一閏者三又失一閏焉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長厤四月丙辰朔是年又閏五月大衍厤四月丙辰大日食

十有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長厤六月癸卯朔大衍厤五月乙亥朔日食六月甲辰大

成公

十有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經十一月壬申聲伯卒范氏曰據十二月丁巳朔十一月無壬申長厤壬申在十月五日是年閏十二月傳閏月乙卯晦大衍厤閏六月庚寅非也一年安得兩閏乎又云丁巳朔在十一月

襄公

十有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長麻七月丁巳朔日食大衍麻同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大衍麻閏二月甲申小九月庚戌朔日食十月庚辰朔日在黃道角四度弱非食限長麻是年閏八月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大衍麻七月甲子朔日食八月癸巳朔日在黃道星二度弱非食限長麻是年閏三月孔疏謂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而無頻月食法案漢文帝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日頻食與高祖三年十月晦日頻食同則是漢初三十年中日頻食者再後此未聞當考

麻同

二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長麻十一月乙亥朔日食大衍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

昭公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左氏傳

十有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衍麻五月丁巳大朔日食長麻是年閏九月

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大衍麻五月丙午朔大丙子小六月乙巳大非食限甲戌九月朔日食黃道婁四度閏月

左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

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
周禮大僕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食亦如之
康成云王通鼓作擊其餘面是日食王親伐鼓也　祝用
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書云乃季秋月朔此云正月朔與書違者一夏禮一周禮
也然周禮日月並救傳亦云非日月之眚不鼓而無獨正
月救日之文　此月朔之謂也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
志不君君矣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大衍厤七月丙子小
月癸酉大朔日食　閏十月甲戌大十二
英道算四度半彊

左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
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分同道也至
桂過也　劉炫云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
之醜先儒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安在乎二分之食不爲災然則此乃寓言非實事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

二十有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長厤十一月小甲
酉是月之十二日己丑十六日十二月大癸卯朔卯誤爲酉戌朔傳十一月乙
古文卯酉作丣丣最易誤不獨此也傳十二月庚戌是月之
八日閏月癸酉朔傳辛丑乃閏月之二十九日明
矣大衍厤閏十月甲戌大非也一年安得兩閏哉

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
日過分而陽猶弗克陰必甚焉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
也秋八月大雩旱也

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

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張逸問云占夢注引左傳趙簡子占夢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辰下爲主人故知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知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即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吳君臣爭宮秦救復至不能定楚是不勝即復也問曰何知此有厭對之義乎答曰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十月有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即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亥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案堪輿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也服氏注云是年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

楚象行歌象楚走楚衰則吳得志楚走走去其國故吳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不克一日日月在辰尾尾爲亡臣是歲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愚謂厭對者對爲衝厭爲破也

定公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大衍麻閏七月戊戌小九月丁酉小十月

丙寅大日食長麻是年閏十一月

十有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周禮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亹令去樂太僕掌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蓋日月食王親鼓太僕佐擊其餘面左傳亦云非日月之眚不鼓然則日月食則去樂以自貶獨擊鼓以救之而庭氏又有救日之弓與救月之

矢非徒鼓也且以弓矢射之矣說者謂救日擊雷鼓救月擊靈鼓救日射枉矢救月射桓矢日食者撝於月月食者蔽於闇虛皆羣陰迷亂之象故以鼓及弓矢攻之者攻羣陰也說者謂月食陽勝陰失之闇虛者地影也月在上日在下地在其中謂之三圓月行入地影中則食眡祲十輝五曰闇闇者陽明陰闇羣陰蒙蔽故日月無光孰謂陽勝陰哉康成謂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歟蓋疑之也鼓者作陽氣而云射太陽悖矣射者所以散羣陰亦非射太陰也後之學者詳焉周禮日月並救春秋獨書日食而月食不書何也春秋志非常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常事不書日食非常乃書且大祲六祈有攻有說攻者鳴鼓說者責之以辭董仲舒救日祝曰焰焰大明滅滅無光以卑侵尊以陰侵陽此之謂說攻說皆用幣不用牲若月食則徙有攻而無說蓋以其常故無說此春秋所以不志月食也日食必在朔猶月食必在望故春秋日食必書朔其有不書朔與日者由日官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失之前或失之後非史闕文君子削之曷爲削之日月交會謂之朔既非交會日焉得食故削之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在兩交曰中交曰正交謂黃白二道相交之度亦曰交行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矣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唐宋以上厤法皆踈或不能定朔故日食恆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者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故日月有平朔有實朔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新法推月食頗

簡易而推日食尤委曲煩難其略則以食限求實食既得實食亦可以已矣曷爲又求視食日月在天而人在地假令日出於地之東而人在西則東爲日之朝而西猶夜也此以東西之極而言故日食在東則日下之人皆見其食而在西猶夜何由見之且見其食者皆日下之人苟非正在其下者從旁視之則見日之光猶夫故也安得見其食哉地有南北東西人不皆在地中而皆在地面假令日行適當地中而食人或在南北或在東西則各因其遠近而食分之淺深食時之早晚亦各隨之而異故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交會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之行度也古厤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最高者恆星最卑者月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新法謂之太陽天太陰天古厤以恆星最高遂以恆星爲天體而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宗動者言七政之所同宗而運動是爲九天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厤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七政皆然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日有食之易爲謂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金錢食者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故曰既非盡也其求之或用表二百極表年或用算皆有法詳見交食舉隅舉其略有如此者孔氏穎達曰日月食可推而得則是數自當然而以爲變異者所以鑒戒人君也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

之數而好言災異者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遭故聖人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神道設教之深情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自懼焉爾其說近是然以爲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疑若信則非也魯論鄉黨紀仲尼之行而曰迅雷風烈必變夫以雷風之恆猶以迅烈爲之變況日月之食而不爲之恪恭震動哉且春秋紀日食非志災也厥家置閏易定朔難春秋天子不班朔諸侯不視朔魯厥往往失閏乃於其易者失之安有於其難者而顧得之厥法亂矣君子修春秋特書日食以正之若夫梓慎之對史墨之占存而不論可也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八終

滿洲軍生員樊封校

學海堂

吳惠學士士奇著

春秋說

隱公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吳志王朗遺孫策書曰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

左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公羊傳輸平者何渝二傳作輸俱訓爲墮 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爲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狐壤之戰據左傳在春秋前時公爲公子公羊謂卽在是年傳聞之誤也

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宣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

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十四年夏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及宋宋人殺之秋九月楚子圍宋十五年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

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何注据上楚鄭平不書非也宋殺楚使而楚圍之兩釋其憾故曰平鄭之於楚時叛時服而已安得言平大其平乎已也猶曰平乎何大其平乎下

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注堙距堙土城其愚案堙謂羅闉也晉語注云張羅闉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彊弩注矣以誰何謂之羅闉

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

者棋馬而抹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則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之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司馬子反曰君請處於此臣請歸莊王曰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董仲舒曰司馬子反爲其君使慶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而春秋大之何哉爲其有慘怛之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其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本乎仁合乎義質而成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者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饗救之而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乎讓者也說春秋者無以常而疑變則其義可知矣

穀梁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時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

昭公

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賈逵何休以爲卿以爲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是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大國無爲求與魯平又七年專稱齊燕之月知此燕與齊平也

左傳六年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名一作王正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而忘舊勳不可謂忠忠所以事君也君其圖之弗聽晏子曰君必悔之詭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春王正月晉齊平齊求成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以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皐公孫蔑曰受服而退侯讐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窴玉櫝弁耳不克而還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定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十有一年冬及鄭平

左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斷獄曰成和難曰平成者四方有亂聽獄在中平者兩國交爭各懲其忿故斷獄之成訝士掌之和難之平則調人之職也春秋一書成六書平成者成其亂平者平其憾二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三傳皆訓平爲成以此成亂之義既聞之矣曷爲謂之渝平易豫之上六曰成有渝无咎成猶平也則渝平猶渝成矣上應三三有悔上有咎兩國交爭之象也三悔不遲上咎不長變而更成雨無咎悔故春秋善之左傳以爲更成是也二傳渝作輸訓爲墮謂之敗成誤矣或訓輸爲納尤不離既稱來安得敗其成哉

葢嘗合春秋之始終而論之鄭來渝平爲春秋之始我及鄭平爲春秋之終春秋終於哀十四年而魯及鄭平在定十一年昌爲謂之終我所謂終者晉霸之終也春秋以桓文二霸爲始終而鄭在滎陽成皐間爲中原之要領天下之所必爭故鄭從楚則楚興鄭從晉則晉霸齊晉與楚爭鄭百有八十餘年至是吳強而楚弱晉失其霸鄭先叛晉而魯亦從之二國平而天下諸侯皆散矣故我以魯鄭前後兩平爲春秋之始終焉葢當桓文二霸之盛春秋不書平二霸盛而諸侯皆合矣焉用平春秋之書平也志諸侯之散也是故晉霸始衰而宋及楚平晉霸益衰而燕暨齊平晉失其霸而魯及齊平皆有關於天下之故者故特書平獨宣四年平莒及鄲區區小國本無關於天下之故曷爲而亦書平哉是時楚氛雖熾晉霸未衰故以齊之强大不能平莒鄲兩小國則諸侯從晉而不肯從齊也亦明矣春秋特書公及齊侯者見晉主夏盟而齊實無能爲也其後楚人圍宋而晉不敢救故晉霸益衰於燕齊平之歲及魯與齊平於前復與鄭平於後三國合爲一黨遂同叛晉而晉霸於是乎終矣平莒及鄲者公及齊侯也伐莒取向曷爲獨歸過於公公之篡立也齊侯之力其平莒及鄲也亦假齊侯之力以脅之脅之而不服遂伐之又取向焉皆因人之力而獨歸過於公者是時公事齊甚謹朝齊尤數所以譏公也

桓公

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左傳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公羊傳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本主地從主人名主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器由人造必從本名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周家以世孝天端之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地本天成不繫本主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不爲其有曷名爲取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媚無時焉可也

穀梁傳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

莊公

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三傳皆作寶惟左氏經作俘

左傳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公羊傳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穀梁傳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僖公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濮水東逕桃城南蓋自洮以南即此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公羊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則其所侵地於諸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矣也

宣公

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傳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于平丘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紱子赤之賂也

穀梁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

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公羊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爲未絕於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穀梁傳公娶齊侯以爲兄弟友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成公

二年八月取汶陽田

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

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就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毛詩作諫倒古通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傳來言者何內辭也曷爲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二年齊侯朝晉自是齊服於晉

穀梁傳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穀梁既以之爲緩辭于爲急辭前後異說

襄公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取邾田自漷水

左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同圍齊之諸侯盟于督揚祝柯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彊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公羊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魯與邾以漷爲竟漷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土地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

穀梁傳軋辭也委曲之辭其不曰惡盟也言盟而執言取之多執而取

定公

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鄆讙龜陰汶陽之邑杜預之說是也然謂陽虎九年以此奔齊則非案傳八年冬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九年六月伐陽關陽虎焚萊門而出奔齊未聞以地且虎之叛也入於讙陽關而已鄆與龜陰安得以之而出奔哉孔疏云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此季氏甚廣則鄆讙龜陰乃季氏采地益汶水之北皆曰汶陽其地亦曰汶陽田成二年魯以鞌之戰取汶陽田八年仍歸之於齊者卽此鄆讙龜陰田也

左傳十年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此茲無還揖對而云孔子使之豈其然

公羊傳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魯不應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龜寶同夫子欲不受定公貪

而受之此
違之驗

哀公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冬十有一月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至是歸之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

季姬嬖故也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闡公羊作鄽字林作酆）

穀梁傳惡內也

春秋行賂曷爲或言取或言歸言取者或內取或外取言歸者或外來歸或歸於外內取者鄙鄙取之宋惡內也外歸者衛寶歸自齊其惡內外均鄙鄙誠取之宋矣曷爲衛寶歸自齊諸侯逆王命而納朔齊爲主兵而魯從之故納朔之惡齊爲首而納朔之賂亦歸自齊齊稱人蓋微者歟非也是齊侯也何以知其知其來歸者是齊侯文姜淫於齊侯先是一會一享一如齊師恐其子之防閑也特假齊侯強暴之威以脅制其子又恐魯人之不悅也復假衛寶以取悅魯人故齊侯來而以歸寶爲名非徒書賂也直書姦而已是故齊桓來獻戎捷則書爵貴之也齊

襄來歸衛寶則書入賤之也或貴或賤而春秋之義著焉趙匡謂齊桓未嘗至魯以爲經文之誤如其說則齊人來獻戎捷與齊人來歸衛寶何以別乎且獻捷歸寶皆非齊侯則當從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之例而稱使今稱人不稱使則齊人即齊侯又何疑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曹田也晉以曹田與宋則稱畀（經書畀宋人傳稱以曹）衛之田畀宋人）曷爲以曹田分魯則稱取畀者晉與之取者魯求之也當晉侯入曹而楚人圍宋是時子玉猶未去宋宋方告急何暇求田故稱畀言非宋求之晉班曹田於魯而書取濟西田則魯求之明矣不然曷爲使臧文仲往且速行而猶恐不及哉說者謂大夫告糴乞師致女皆書文仲求田獨不書左傳未可信此昧於春秋之義者也春秋書外歸者皆來歸書內取者皆往取故經書取濟西田傳稱臧文仲往言取則往者可知故文仲不書去年冬公子遂初聘于晉初聘者前此未通玉帛之使至是而聘禮始行焉說者又謂求田者非臧文仲乃去年公子遂耳晉霸諸侯魯初聘晉必非求田之使也且是年魯有兩使如晉文仲求田襄仲拜田獨書拜田之使而不書求田明春秋諱之何諱爾禮有拜而無求求非禮故諱之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乃魯人往賂之非齊人來求之曷爲亦書取宣之篡立實賴齊人舉齊黨惡故書取君子謂齊之舉甚於求矣成二年取汶陽田取之齊也汶陽乃魯國之舊用師於齊使歸諸魯曷爲爲不書歸而書取書取者爲後之仍歸於齊也七年之中一與一奪晉人之所與晉人能奪之故曰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

以立武立武由己非出人也季文子立武宮於前季武子作林鐘於後魯君臣不能奮發有爲而徒借人之力以昭魯功曷足貴乎是以武宮方立而韓穿已來狄陽之田昔取之齊者今仍歸之於齊矣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哀二年取濟東田濟與濟皆水名言取濟西田濟西未盡也取濟東田濟東未盡也獨襄十九年晉執邾子魯取邾田而軋其辭曰取邾田自漷水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八邾蓋隨漷水所經之地而盡取之志貪也定十年魯及齊平會於夾谷孔子相齊人遂歸鄆讙龜陰田說者謂齊得皐於魯君故歸田以謝過豈其然乎魯用聖人非齊之利故陽以田謝之實陰以田沮之此沮之田也何氏謂齊人歸田孔子欲不受定公食而受之蓋得其情矣說者謂

定十年孔子爲魯大司寇至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孔子爲政於魯蓋五年非也孔子行乎季孫不過三月不行而後去亦未嘗終三年淹安得五年爲政於魯哉然則孔子之去魯也其在歸田之後歟哀八年夏齊取讙及闡冬復歸讙及闡左傳謂取之歸之皆以季姬故公羊謂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七年秋魯伐邾以邾子益來恐齊來討故以此賂齊左傳亦云齊將伐我乃歸邾子遂及齊平則二傳之言合矣左傳獨云以季姬故者猶僖四年齊桓侵蔡以蔡姬故也是時桓德未衰豈爲一女子而合七國諸侯之師以侵蔡哉蓋齊桓之侵蔡也適當蔡姬歸蔡蔡人嫁之之時故傳詳言其事而齊悼之取讙及闡也在季姬未歸之前而歸讙及闡也在季姬既歸之

後故傳詳言其情然則齊桓侵蔡必非以蔡姬嫁故而齊悼歸讎及闡亦非全以季姬嬖故傳又兩存其實焉凡外取邑皆我賂之故皆從內取辭

隱公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左氏以爲桓公之母仲子說見元年傳

公羊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傳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言君之母氏

莊公

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魯爲姬之主皆比之內女檀弓齊告王后崩爲之服姊妹之服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昌爲錄焉爾據王猶不錄我主之也魯主之有父母道故卒錄之明當有恩禮

穀梁傳爲之者卒之也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此檀弓之說也何邵公謂主其嫁則有父母之道

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何邵公云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爲諸侯夫人者天子惟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恩得申故卒之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姊姊妹女子子嫁於他國者尊與已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適大夫者不書卒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時紀侯去國故葬稱齊侯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讐也昌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讐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讎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薨不地言地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賈逵以文姜爲有大皋須大赦而後得葬杜預謂赦不爲文姜趙匡亦云赦自赦葬自葬也孔穎達謂文姜以去年七月薨至十一月當葬昌爲至今年正月經七月始葬如此遲緩明當時有事須赦解之莫知其故

公羊傳肆者何跌也跌過度大省者何眚公羊作省災省也子卯日爲省日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其大省何以書譏何救故曰災省其大自省救故曰災省肆有文姜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忌吉念母而譏忌省者既不能絕文姜又不能盡子道兩失之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穀梁傳肆失也失猶跌也眚災也災謂皋惡紀當治理失之者以文姜故爲嫌天子之葬也文姜皋應誅絕誅絕之皋葬嫌天子許之故先赦而後得葬不葬若不赦除眾惡而書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

可以言小君也

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

穀梁傳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僖公

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左傳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元年冬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公羊傳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易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主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正誅不阿親親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易爲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爲不與弒焉貶（據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婁不去姓）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穀梁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十有六年夏四月丙申緡季姬卒

文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十有二年二月庚子叔姬卒

左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出一人卒皆杞桓公夫人也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觀傳則經者後人因公穀二傳經文而改從之也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而言子者遠別也

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十有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十有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羊作聖姜文公之母僖公之夫人

左傳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宣公

八年夏六月中有公子遂事及辛巳壬午兩日戊子夫人嬴氏薨兩傳作熊氏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兩傳作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

葬

左傳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公羊傳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定日下昃乃克葬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別日中昃者明見日乃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辟也是乎日之辟也

成公

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五年來歸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八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

公羊傳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辟也脅而歸之也

穀梁傳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襄公

二年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秋七月中有仲孫蔑會晉荀罃等於戚己丑

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槨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生母定妣適母齊姜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婦人不越疆而弔越疆送葬非禮也

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歟成夫人歟公穀二家惟信師傅不信國史故其謬若此何休不信左傳而以先薨爲姑後薨爲婦不滿一笑

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公羊作弋氏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左傳四年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槨不虞覩者親身棺即爲槨夫人尊與君同亦當生已有槨定姒乃妾也君即位而也故生無槨而子既爲君則小君也故始議之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公羊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鄫世子巫亦莒之外孫與襄公同爲舅出故知弋氏爲莒女

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左傳九年夏穆姜薨於東宮穆姜淫僑如故圄於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艮之隨五爻皆

變惟第二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句是於周易曰隨
爻不變

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
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
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謂幽於東宮
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
固猶幽也
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
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左氏經作宋伯姬卒秋七月叔弓如宋
葬宋共姬

左傳或叫於宋大廟曰譆譆出出一作詘詘劉昌宗亦音出烏鳴於亳
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
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
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
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
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穀梁傳取卒之曰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
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
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
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
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外夫人

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

昭公

十有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九月已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胡安國之婦齊歸襄公之妾昭公之母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定公

十有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穀梁作弋氏九月辛巳丁巳戊午皆在九月

則九月不得有辛巳當在十月有日無月史闕文葬定姒穀梁作定弋

左傳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哀公

十有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公羊傳孟子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穀梁傳同范氏謂不書葬者隱公夫人從夫之讓昭公夫人諱同姓二者不書葬餘皆書葬

春秋外諸侯書卒兼書葬外夫人之卒葬易爲惟內女書餘皆不書或云不弔喪故不卒不會葬故不葬非也天王賵仲子秦人毓成風內夫人之喪天王及秦人皆來弔矣而我大夫獨不弔外夫人之喪有是理乎天王使叔服會葬僖公又使召伯會葬成風一如會葬僖公之禮晉人亦會葬齊歸不書於策則凡內夫人之葬諸侯之大夫來會者皆不書也宋共夫人之葬我大夫叔弓固往會之矣特以內女而書苟非內女則雖遣使會葬亦不書遂謂我大夫不會外夫人之葬其不然必也然則外諸侯之卒葬我大夫往則書不然則否俗儒之說亦豈可執以爲例哉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陰德不脩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也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書天王之崩葬而王后則闕焉故外諸侯之卒葬皆書而闕外夫人此貴陽而賤陰之義見於易象與春秋者也外夫人不卒易爲獨卒齊王姬或曰其嫁也我主之故比之內女信乎抑否乎曰否王姬者平王之孫雅有賢德詩人歌之列於召南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舝言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故其卒也特書於春秋以其賢也然則賢之曷爲不葬禮有崇卑恩有隆殺外夫人不卒內女以恩而卒內女

之賢而有節者加隆焉而葬夫以王姬之貴而比之內女則已卑故主王姬者必爲之別築館而不列於羣公子之舍雖以其賢而卒之然其恩已殺仍不葬以別於內女且示禮有崇卑遞有隆殺云爾書曰書災肆赦春秋特書肆大告謂國有大災則爲之肆赦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豈無肆赦曷爲獨見於莊之二十二年之正月又適當文姜之葬且以葬之月書於赦前而以葬之日書於赦後牽連書之而不分爲兩事哉牽連書之不分爲兩事者如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以卒之日加於災上者見以災之日而卒猶以葬之日次於赦後者見以赦之後而葬故遲至七月而後葬此魯人之志也文姜之辜大於哀姜等於唐之韋后殺中宗其死不旋踵而文姜

獨安然爲國母二十餘年又肆意遊赦全無顧忌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其死也春秋之所不葬特以莊公之母赴同祔姒不得不書其葬然不異其文則春秋命德討辜之義不明故先大赦而後葬趙匡謂赦自赦葬自葬不相關也然則宋災宋伯姬卒亦災自災卒自卒乎如伯姬不以災而卒則文姜亦不以赦而葬矣杜預趙匡焉識春秋之義哉襄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者宣公之夫人成公之母也穆姜通於宣伯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及晉楚戰於鄢陵成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及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徹備設守而後行及公會諸侯伐鄭姜又命公如初公仍申守而

行歸自伐鄭遂刺公子偃而幽穆姜於東宮至襄九年薨在東宮十二年矣幽於成之十六年終以幽而死哀姜薨於夷春秋以實書穆姜薨於東宮春秋曷為不以實書穀梁謂婦人弗目弗目則讀春秋者莫知其以幽而死也豈穆姜雖失禮而幽成及襄所以事之者仍未失子道歟且穆姜亦自知其過乃曰我婦人而與於亂棄位而姣作而害身必死於此弗得出矣益婦人之知禮而失德者也雖以幽死絕無怨言由此觀之則子之防閑其母亦必有道矣莒莊公不敢以此行之於文姜者而成公獨敢毅然行之於穆姜故後之人或以成公為不仁而皆以莊公為不子我以為兩失之苟反其道則兩得之或曰成公未為失也如成公失子道春秋安得無貶爾哉春秋有兩定焉一襄公之母成公之妾也一哀公之母定公之妾也皆謚為定如誠以為定公夫人故繫夫妾母繫子不應以定為謚或以子貴而妾母稱夫人哀公之母以子立未踰年故妾母去夫人之號其說近之然以妾而繫夫之謚則終不能無疑焉

莊公

二十有八年冬臧孫辰告糴于齊　是冬大無麥禾魯語稱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臧文仲請於嚴公而以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左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　魯語臧文仲請告糴於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遂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

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然則君不命而文仲請之故公羊有私行之說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穀梁傳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我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隱六年左傳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僖十三年左傳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定公

五年夏歸粟于蔡

左傳夏歸粟於蔡以周亟於無資（昭二十五年傳夏會於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適也

逸周書糴匡篇曰成年年穀足賓祭以盛餘子務藝宮室城郭脩爲備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有黍稷無稻粱樂唯鍾鼓服不美三牧五庫補攝餘子務穡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謂殺禮樂無

鍾鼓車不雕攻以救窮乏匡困緩無大荒有禱無祭君親巡方
卿參告糴餘子倅運民不藏糧春秋特書大無麥禾者大荒也
年之上下豐盛爲成中盛爲儉薄祭爲饑不祭爲大荒春秋既
書築郿復書告糴皆在於冬築邑乃成年之事而行之於大荒
之歲故公穀二傳以爲譏乃并其告糴而譏之過矣歲有三始
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禾麥之始也
大無麥禾三始喪矣故曰大荒河埒諸侯歙鍾之國也故穀衆
多而不戒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謂之豫戒魯本山諸
侯之國也不思豫戒故困於大荒築郿之役方興而告糴之使
旋出矣是時齊霸諸侯尤親於魯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
而糴賤乃以東之賤救西之貴則東西相救而遠近之準平齊

既以其法行之於國又何難以此行之於魯而以齊之賤救魯
之貴乎且救災恤鄰亦齊桓之所以霸諸侯也隱六年冬京師
來告饑易爲告糴書而告饑不書春秋凡來告皆不書惟書其
事而已書其事則來告可知故不書隱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衛
人來告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
德得辠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此天王之命
也列國來告亂天王來告難皆不書則京師來告饑又焉得書
杜預乃云告饑不以王命故不書妄矣傳言京師非王命而何
說不達春秋內外異辭之義而妄爲之說也蓋自內言之則曰
告糴于齊自外言之則曰歸粟于蔡定五年之歸粟也蔡人來
告糴可知春秋惟書歸而不書告猶莊二十八年之告糴也齊

人來歸粟可知春秋惟書告而不書歸推此類而合觀之則春秋內外異辭之義燎如矣歸粟於蔡我歸之歟抑諸侯歸之歟諸侯歸之也諸侯歸之曷爲不書周官大司徒之職大荒則令邦國通財粟米謂之財而掌交之職掌邦國之通事通事者非徒朝聘會盟之事而邦國之通財亦掌焉通事猶聯事大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三曰袠荒之聯事聯事者謂通財之事凡邦國皆有聯歸粟者通事也亦聯事也言非一國總衆國之辭故春秋直書歸粟而不言其人（如獨我歸之則當書某人大夫歸粟於蔡）則諸侯歸之益信昭二十五年黃父之會諸侯之大夫輸粟於周春秋書歸粟於蔡曷爲不書輸粟於京師春秋之義志其大不志其細周官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春秋九貢不行久矣凡邦國之貢小國貢輕大國貢重必足其國之經用乃貢其餘經用者謂俗喪紀祭祀之用若漢度支經用其餘者入天子若漢司農穀也春秋諸侯全食其土不貢其餘以故京師告饑諸侯輸粟名爲同恤王室實有名而無情焉足書於策哉然則歸粟於蔡何以書小行人之職國有凶荒則賙委之國有師役則槁禬之（槁與犒通）蔡有凶荒師役而諸侯同賙委而槁禬之以周急而矜無資義也故特書歸粟於蔡而不書輸粟於京師所謂志其大不志其細者以此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九終

嘉應生員葉輦校